所究研京東院學化交方東
No. 1

玉海考索卷三十七

山堂先生章 御編纂
建陽知縣區 刊行
元峯蕭 校正

續集

官制門

監司

周始置監司

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理獄寃罪武帝始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奉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舊也宋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名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薦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

除吏聽訟所察過訹條則勢偏郡國而後侵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

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舊權重則其志得行至于綏和更之為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藝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三百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由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又有提點刑獄有武臣同提刑使之並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鹽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職也浮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迨至紹興五

年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然今之使副運判既不舉除武臣提刑罷之徽文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錢意太平責任牧守于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溫之之徒首被茲選風聲凜凜聞者是懼當時不出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矛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沮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

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蓋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鬻山冶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昔地之所產有無不可以強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大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復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

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鑒山而得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貨逾絕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蓋吏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導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強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

方今駐畢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置軍馬小戍數百大也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于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粮以給諸色統軍者不與錢粮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漕臣足以辦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應者寡貪冒者多籍浩月之入而為奸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京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語錄

常平茶鹽司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饑本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煎足也然今日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孔無遺何於利民者恝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熙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此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籍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髮必計於此重則於從輕宜乎常平雖有務亟之禁襲量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之擾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諭監司當陰作按察

自秦置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安遂侵郡守之權隸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今舉州縣官吏其下郡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貢舉之視通判而刺史為判官有事奏聞則刺史為

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徑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使若非其人則害胎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又為事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文

監司不盡其職

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綉衣直指風動到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計以寬為寬大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刻一事之當為則上下相悟首尾兩端又待性來悠悠不一吏之當劾則左右顧望畏首畏尾苛激雖峻奉亦如初襲惟問浴所不暇也馳驟原隰所不便也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責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則前遷後擁吏卒滿擾慈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去之為愈者

監司不敢舉劾

況監司之於郡縣亦有不敢者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部之守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當不敢問也民訴某守則封其詞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讐也守令從而井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言州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令然則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援或懲吞舟之魚耳

輕授非人

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者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祿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益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兩澤刺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強禦則不足以任其職非風采舊發事業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曆時薦直中正者大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嘗任縣邑者方擢為按察而僥求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大節第之有目固不容非才

濫則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召察訪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為徇牽之法薦選之功變而為考任之弊郡印方綰已懷攬轡便車未遠覩俾且有先為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託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選則闇茸庸繆皆將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說有三

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說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說則上之人無愧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說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內則其權宜得不重耶廣漢之將其黨浦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吏辭宣發書屬縣點陟功狀惟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紀用糞而自與學校尹翁歸論棄東海大豪市而莫能犯棄最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侍遠守剔郡臥於縣墨胸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襲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念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蓋自上有所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立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切發則重書請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聞有增秩賜金之寵青黃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

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石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十石則常一變矣始時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

下三公選吏驗實然後退黜又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
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與賦政治民
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繼之鎮守後乃更為重鎮爭擾土地則又一變
也俞變愈重至于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馬建論猶請重其權
任鄰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太守之與嘗易太守
為刺史又假之以使節之稱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
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推其
邊也之意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見都督之禮又
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必首稱我服不敢以客禮見令狐
峘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映謫為別駕此則雖假之以漢
刺史之名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劉晏敘
刺史六品以下futo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矣也郡守日
親而方鎮日強是無足怪

大抵宋太祖之立國也大抵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強為天下深患
根蟠穴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盂酒從容談笑開雅控御柳制有如
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邸第在彼無缺望置轉運以警其悉
置倅貳以分其權規模遠矣然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
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下之財穀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
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
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
而忘死其兵何如乎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
之掌資庫藏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乎強
不至縱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鄉寧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
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貳
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弛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帑悉歸經費
守臣所有者正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酝造而州郡
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東手無策後日之

惠君子已預下之嗟大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縱過削則弱得其中者其惟國初乎

京尹

自漢以来京尹之任類多聲捕趙張三王劇矣許孟容韋貫之近世亦然近故也歐陽脩韓維吳充范仲淹裴度祈劉沆輩數之下百官軍民蒸焉四方萬里瞻焉君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觀列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辦此歟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天守令之所以自審者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

紫雲之宴切責潘侯獎德之舉書及郡守祖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哉先張後王有譽於蜀郡父陳母迭捕於廣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敢欺田況之守成都也人不忍欺或以寬厚而此仲詩或以清介而過焉稷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舒户不閉黃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杜公之遺愛循績之政班班可紀溯其自来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自秦人郡縣庶國未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藩鎮之弊凡朝臣領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宮觀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倅貳倉庫通以奉使目之所以均内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一為即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久任朱元加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朝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三年重以熙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上任是職者朝夕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煖民不及親而去官之期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良為哉雖然未仕善士皆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古者循吏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背理按曹之供輸司監之督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促迫逮繫然則為州縣者如之何

而省刑薄斂奉法循理乎曰黃霸事刑名之主而以寬和著名卓茂當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人以為趨向雖平世亦不可為矣

【漢方守令睿民無由上達】

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衆冤走京師綴不過旬日揭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眷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擣杌饕餮為之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羣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謗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神之則死且無告矣

【今日守令之弊】

守令之蔑民號而訴者衆贖相術也重者不過聚去次者僅免而已舒之歲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音又次周室貸矣至於公卿大夫貪昏冒

耻以不稱職聞者則皆剖符以左遷之不意父坐斯民之職乃為逐臣之淵藪也。何公劉寬告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不然鄭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求勑補於已則便如國家爵祿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除傳民）

【善治所感】

煌避中牟鳳集親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鰐魚善政感物者也米以王濛加通粟以李嶠而服有李勉則夷船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豈虛哉（晉令）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秦之吏非嫉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鄙豪強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蒼而鱗集戮力以傾秦者不可勝計為令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國守尉賢令以應之也不然則吏惡自全之計擊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談士裨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黨惡之惡不遽臣妾者如三川守由

蜀川守牛南陽中醫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地矣秦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久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歸漢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

天下非然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民苟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而永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畀

蜀廣之辟置近者數十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奏牘未上其能否其賢不肖一聽之於無之人其親疎故不知也其利與弊不知也其臭長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決於當除部刺之外也名藩巨鎮非長才弗畀無已則曰就廣郡與之蜀郡而已是則蜀蔑之守非庸才不任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內外凡錄一圻皆吾郡凡受一廛者吾民豈有近之民為天廣蜀之民何罪而獨不宜為一廛者吾民豈有近之民為童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近之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者以民為重也

守令有勤沮

郡計不上璽書切責密令治化權為三公徵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桑麥之歌沸襦褲之謠鴈鳧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漢縣令

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劉輔尹賞平當）有自賢良舉者（魏相丙吉有自直言舉者王尊有自方正舉者（房鳳有自茂才舉者（龔勝有自四行舉者（何武有以能治劇而選者（陳寵尹賞）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王訢）則登進之路亦廣矣有選郡守者（王尊王章魏相何並趙廣漢）有選諫大夫者（劉輔）有選京衛都尉者（趙廣漢）有選御史中丞者（朱博）有選刺史者（王尊陳萬年）有選京兆者（焦延壽）超遷之賞亦亟矣魏相為茂陵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陵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期建捕客於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太后外孫

之罪權任可謂重矣然謂郡守歩入府而吏迎謁其子之使者至負弩以前驅潛郵察縣得以按劾記檄所及不免解印甚而綉衣使者欲斬王訢買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恩遇不隆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受責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敎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前漢循吏傳稱守不稱令廣漢之在陽翟焦延壽之在小黃王尊為號令未嘗為欒陽令皆良吏也而傳不之載

縣令

弦歌自娛者致割雞之喻操刀未能者貽製錦之譏夫縣令之職乃民之師帥而敎化惠養所宜先焉非徒曰紆墨綬銅魚田園之無辭河陽之花而已今也若根犯其慮牒訟裝真懷弃擲於鴟鷟之行倚法為鷹虎之暴溪壑真誅求星火以趨期促閒有毘壘之才一納於流俗之繩墨非合透而就近則以不合於有司之程度而去矣

作令亦足以濟民

前輩常謂達則願為鄉相窮則願為良醫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一邑小大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宰天下典衛職而宛轉以自全

衙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管田而事不講平時出郊不過以飲酒逢山為樂幸而刺史責之則求援於監司而免矣監司劾之則求援於臺省而寬矣臺省私之則求援於宰執而脫矣疊遞相陵等級相制

縣道窘迫難為

積年拖欠前政已去而向須帶納征亭商稅差官監收而文令補解昔之匱窘者今已變而為敗缺昔之富厚者今已變而為煎熬未赴者有償邑債之憂已赴者有竭鑱湯之嘆至於掉頭吐舌不敢反顧頻年豐稔猶艱支吾歲一不登立見狼顧是以因訟事而科罰其初數十千羨至數百千用歲課而預借其初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福之陞遷差科

至於重疊而民戶之流離不邮也蜀道之失錢數欽至於再三而并邑之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姦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蝨賊虐吏峻急民財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儒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虐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查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剥遠年已閣之錢立青冊不校之限旬分定數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擾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窮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差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空州郡而無窮空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慢已而害民

朝廷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孥累之猥衆也勢利之結交以冀援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以家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已也選人之為令曰吾病於供給而無補也於是以傳舍視邑矣。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矣朝廷不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幸吏則天下不能無幸民無幸法則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幸民一邑之不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幸也是以賦政有常數而擅發預借百端以取之無邮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橫用陰以取之弗顧也民既竭矣而敛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果何罪而至於此哉苟直心無以憂吾之疾藥也

能吏良吏不同

精神可以照民清風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斷爰斯民之和氣鬱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博好譽強為能以一切之善觀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閭閻蘇政以無能聞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聞巧取賂遺以不由其徑聞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

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政毒於虎民敢怒而又敢於天而顯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臧於市璽之賈易於農桑之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之心惜哉良吏之不多見也上雖有意於精釋然所得者辭明法令者耳鉏擊奸邪者耳知事情於紛錯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聖父者有乎無也三稱善於蒲不敢筆教訟者傳閻孝之童鑒耳鎖吃若深春耕之秉一邑之徵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理財者牟利如秋毫立威者用刑如剝膚知術者施鉤鉅文法者用劾深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財也持心近厚者似快憲事過詳者似遲好持義者似迂耻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者無用之才也非操切之風勝而豈第之政泯數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租足以自給則寬然有餘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怱然逐去恨晚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以為司命上之人不恤也非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慘歟要之一變至於弊以民而填其貪賊之溪壑建者以民而試其屠剝之斧斤

令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劾不責也不然則息爭處苟無益督迫執肯違租賦必受罰人非何易于驅肯郤榷煮之請以貿禍乎財賦辦別墜墜矣胺削生民剝及肌體無所恡也期會失則敗黜矣雖撫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冊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蒸鹽酒稅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戶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求之不至也詔下蠲減增秩賜金其躁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則經費術用之很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察進留州之所盡也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乖求而專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出於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祖與語者非錢粟之說無庸

議也抱文書而立者鴈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箠楚列於庭下叫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州縣催科獄訟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鍾師禹

○然至於涖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斂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每聞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囹圄之空虛也刑錯之不用也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韋魯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綰銅章紆墨綬分民社膺昨土者孰不曰寸步牧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六之當以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六之向隅也今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甘棠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獄訟為癡兒之事是必有由也

輕相譬使

奉使

敵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將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強之彼有會集失措為衷狀笑而已衷狀觀之以為撙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辦寧族之際其無人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謂

信使再通謂之屈辱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謀不明彼此間隔籍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璹之於可汗是也非外示羈縻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於吳是也譬之奕棋西取舍旁角顧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如也

便權輕重

提師百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便

命重臨苗之兵志於克敵則死生之說姑為餌而恤此使命之輕也平城之役主於弭兵則劉敬之任舉城望其有成此使命之重也○爭言轘帳執節自誓固可尚矣而乃墮其虛給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則可專之春秋之義也或恐假以生事奉使有盲矯制造命漸不可長漢儒之論也或謂沮抑成功是將如之何而可

不可使士夫辱於冥庭

辟擇班行之彥遴選儒碩之英而使之僊首屈膝於轘轅武校之前蓋亦國體之所關哥徒罪士大夫之不勇於行也昔隆興初兵交使行始於盡仲賢之開端訖於王倫之成事皆取辦於胥吏之流未聞辱我士夫也孝宗皇帝之為國體慮也深矣。今使行人衛命揚揚出境奉王帛之盛隨禽獸之所寘而朝之不已過乎況亡虜之餘假息于汴乃吾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如使人者仕祖宗之朝奉祖宗之典禮入祖宗之都城望祖宗之

官關而拜大辱於祖宗之殿下其願得無洩乎萬言書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

朝廷郡國天下之腎祿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腎祿者計則初何內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允懷而國人所以養養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

康王之新嫉位也而詰諸侯曰雖飛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所以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二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所尊之亦所以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燕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士大夫所不屑為之事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廷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飪膳羞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

之儀勿徼者也次舍遷帝衣服為末用而宦寺獲御灑掃使令為元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盡竭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君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言旁察以中其欲小蔑小讒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我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懼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誡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徼焉

周內外建相通

小宰掌宮刑以貳大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大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大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大宰以此知周之宮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察有新舊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維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內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勃自魯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掖門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沮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蔽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顧位有所突擇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秘書攉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大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太長秋猶內宰也太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方戚姬侍而趙王如意方弱帝屢目昌意昌口不言而心計之以為趙王類我帝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官雖寵丞相猶以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官雖寵丞相猶以微吾而詰責而太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寖遊內侍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發矣既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迎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發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未乍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合內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之權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及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職尚書及中書寄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廷前世參任士人之

剖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擅盡歸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縅默於內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鄭絡相應則漢之制固官太宰之制也柰何決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未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內外常若輕重

大抵漢內外朝之勢常若輕重方外朝之勢伸則申屠嘉得以名呂大臣又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詰御史丞相太尉彼非能自為輕重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文帝專任大臣畏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內廷詘武帝不假大臣以權勢欲適一己之私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紛入謂之天子賓客以軌之彼其意固與賓之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倪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王承宗情貳卿之行至有登仙之嘆景倩自渤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踐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然恨不得為騶僕蓋是時雖自朝廷冗官擢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官之祿侵侵寡薄故辭鎮由左丞刻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永自方鎮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府實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恥立於朝廷之故蓋亦有謂是殆不在於區區俸祿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毋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靈懷謹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遐方是謂惠近而遺遠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悉政乎

宋朝均內外

州縣為滯路朝廷為經途重內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處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即寺監丞之既更必出十里之地即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為一代之良法是陳若拙知單以辭而被責鄭贄知天雄雖辭而率遣祖宗之威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為輕哉趙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為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授官至正郎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瘁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為遷往外則為黜亦豈盡無張知白輩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陟之法蓋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即官吏迭補外侍從有閥選守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曰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此令尚可申也外官月俸充吏豐足有餘以唐為言如范仲淹富鄭公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為言如昔人者乎不然

彼方有登仙之望吾乃強之以勞人之職亦終於不樂而已矣不樂其職何以牧民

國家之所以遇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特未知臣下之所以報君為民之意如何耳夫居其位而後享其祿任其事而後安其榮必也上無負於君下無益於民中無愧於心而後可也今也朝廷大臣至于州縣小吏有居其名而不在其位者有尸其位而不治其事者不知其幾人也或閒居而祠祿或優寵以職名或坐養磨勘或例沾郊赉或引年以加恩或老死有遺澤考之漢唐典故自食邑致仕奉朝請外所未聞也其視自提壺飡仕無廩俸之代為如何耶國家之所以待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王安石乃挾祠祿以為擠排之具司馬溫公舉萬山崇福宮九年欲用洗而擦磨王安石神宗末年阻之乃已蔡京乃假職名以為寵利之私其所以報君為民又何如哉臣之尊民之薄勢使然也

漢官舊儀三卷 卷二十八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洲校正

續集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宣帝寬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里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寬厚長者德意志慮盡出於已不待吏為之宣帝德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君之無足言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 殊。舉郡縣皆循吏而無酷吏之名絕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別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

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舉名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循吏變風之美酷吏變小雅之刺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帝時是也吳公故不立膚如正雅無風教化嗣則國異政然後吏著稱文翁興學是也如列國有風也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宜襄然宣帝雜霸刑名一時吏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於上則上數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洪有數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洪範又與仲舒不同循吏各有所長朱邑廬江舒人平王成

宣帝雖有循吏酷吏亦有酷吏

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忻戚由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雜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寬

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胥惟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然郅都乃在鎮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鼂錯寬仁貶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時皆是酷吏

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資只緣多事欲察之以刑班固正其名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序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上之欲察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

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之所謂酷也蓋武帝正以多欲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亂吾意也故寧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趨辦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能稱其位矣楊僕為主爵都尉治故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溢舒為河內

太宰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蔡王温舒為廣平都尉廣平道無拾遺邀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帝察之以利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於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教監正貳之屬乃始達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嶽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善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殛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莫不如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通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敕戒之於其後也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宰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共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司泉泉府廩人舍人之屬則皆所以若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兼考之故曰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冬之有小宰受之歲有會歲終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也三歲之有計三歲攷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離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以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以三歲稽士而進退作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遽行其法而遂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間也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運運於一歲三歲之終庶幾徹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在太宰則如和扶日而後斂在太宰則正歲以法儆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而懼之以大利在宰夫則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憲而禁令焉故凡普者經國之大綱

為治之條目靡煩悉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勑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亏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如方以察吏考治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誣言舉按輒被黜免太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若光祿勳歲終察德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舉之際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然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尊長以事數發賞罰若悬公矣然倪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當免而更以最治平為第一若不聞其罹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尉有益賊滿三日不舉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焉法頗碎不可用矣嘗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要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扶風課茂陵蕭育第六是也用以課郡如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舉殺最是也丞相總職庶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殺最以賞罰是也

唐考功之法善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與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興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表除分為九等以敘中外官上者

如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鑒班宋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逢崔隱甫之敏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狄宋朝書何易於事托言邑民議益昌令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如李瀚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噎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攷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者其慶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薦獻往七宅得公然推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弊之議

武帝朝所薦皆言利之人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次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君之惡也武帝外興師旅內興土功當時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及將懷財貨便宜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不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迎逢武帝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權鹽鐵算舟車言利招軍興之後心與財俱長是役也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農耗斃縱有推轂賢材之意豈能捄其失耶昔縣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皆天殛其竄極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亦嘗稱共工於堯朝而遽與三人同罰若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宄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為過也當時苟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之殛矣

舉主改官之弊

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為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

連坐舉主之法非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來責有薦舉除授之日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素懦不理職務察訪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主以其所不能者得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

舉薦為國非為己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進能豈有私謝耶羊祜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柬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下薦魯介兵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屢薦之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妻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旦舉寇萊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己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雄過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己而受其恩者也或問薦賢為國其效大矣敢問薦賢之法

其效火竭衰人之智力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

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貴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徵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遷官不能皆備人一當其任例可據按稽詰者舉清幹職守者舉貪濁此之謂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為文具云補座於數千員之外聽偽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吾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處舊臣不及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官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嘉祐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若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苟護舉主乃以陳首免連出不罰而體統何人三法皆壞和嶠舉之數有不可勝言者矣嘉祐中包孝肅當國貢舉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昪舉親多乃始限之舊條實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許論薦舊不必在任及所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蓋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收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則三倍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勸舉有限舉勸舉主者限其人則舉不限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關升擬職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脩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閱視自天監官郡首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數十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烏得而行之限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嘗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羅之不次可也而上與衆資賈積善吏用昭歷任書效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薦舉得人

呂蒙正之勸盡人才陳述古之業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薦人

之公得人之盛如此我大抵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己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須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哀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其矣之於午也呂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於陳執中解狐之於荊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欲剛奔競者退論薦如此禹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也以不稱為益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徒嘗調勤於職事乃所以不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嘗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干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舉之失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薦人乃所以為賢

之賢不及賢也已賢而舉人之賢斯賢矣已能求為能也已能而舉人之能斯能矣故曰薦人乃所以為賢

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

普之相太祖也嘗為其事釋官普剋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納懷中書則補緝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舉賢

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

李宦進卷云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舉課試之

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進者稍繁天大中祥符三年始募舉職州縣官雖三任六考始得論薦後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內外臣僚歲舉官數文臣自待制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輒過而被舉者亦其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舉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舉勘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慶曆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為舉主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命監司以所部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舉官額

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其舉官

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周禮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禮之歐明鄉紀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漢唐制度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三科五處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列經

進士九實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舉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我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實興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濫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與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節奏被為限是為捐本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閱不論實德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

古者又何必拘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即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敍遷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於時為濟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權賢其知言哉

唐選舉之弊

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辭登曰古之取士必攷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碩文效試官武閱身禦劉曉曰通鑑作劉曉國家以禮部為攷試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楊綰請因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舉之禮部郡晁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殿最不尊人物

各有旨義者于史集次此知本者然而不改其所以變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三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爾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毅然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言可以指數而心瞰又不難乎破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隸佐皆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貢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入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璽書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數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綫由是朝授歲遷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齊流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察之而冀其所得豈不難哉矧之中正局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善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

而欲倣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之壞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除故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卿評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亦貧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歟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黨著然後州縣

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為五府
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
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於鄉舉里選
之舊乎

貢舉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元
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
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
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
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祐言
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
及鄉貢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
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

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
徇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
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憚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
韓退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
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
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
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
崔群之第緣裴蕭杜牧之第緣吳武陵季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
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貴請託試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唐志謂舉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
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踈矣然而足以得人
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踈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
抑有自來故雖狹且踈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舉國之嘗

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語其故對曰為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臺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宋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

漢科目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廢然以為稽大宏博之材要非設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多也

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才乎蓋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孝廉比於周之賓興茂材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貪權勢陳湯舉茂材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脩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授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漢無限年

銓選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

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陳咸以十八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祿之其入仕不幾於濫乎劉辟強以八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癃者皆可以綰綬于朝也平帝始平中襲勝漢郎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与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

遷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槽櫪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洪徙淮陽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九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被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

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遷張故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在曹吏技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侃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脩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

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宮筦車之微一切選之尚書其年勞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債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書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於徃来秋而往者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庸有顧直而不肯就者此其為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而不能祿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群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攷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諸托縱橫奸僞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輸江淮之運以足饋餉今也漕士雖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就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淹官壅以四考及其滿秩理年即還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徒有頓纓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持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俗猶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猶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郡守數易不如漢懽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秩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銓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来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盡其能一旦復啟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喜非復唐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士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強申屠以蹶張辟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

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跡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騶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吏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殺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即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郎吏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雜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

蕭何著試吏之法然漢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固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學僕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在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尉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則皆吏之職固無間於清濁實賤而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吏路溫舒既為獄吏而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於丞相則知漢之皆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有三公有長史有符掾今所謂堂後吏是也或主長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或主詞訟賊盜或主貨幣錢穀或主倉庫郵驛或主奏議兵事皆以天下名士為之特以進仕之要而未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率由此途進用一時俊彥率於輔相友右其禪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流使士大夫從事於此則必以為恥而不肯為矣

銓選之制

四選之法尚矣文武歸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別之左右選欲其分也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事侍郎左選掌之官之升朝者屬之尚書其次屬之侍郎此元豐之制也元豐以前曰審官東院則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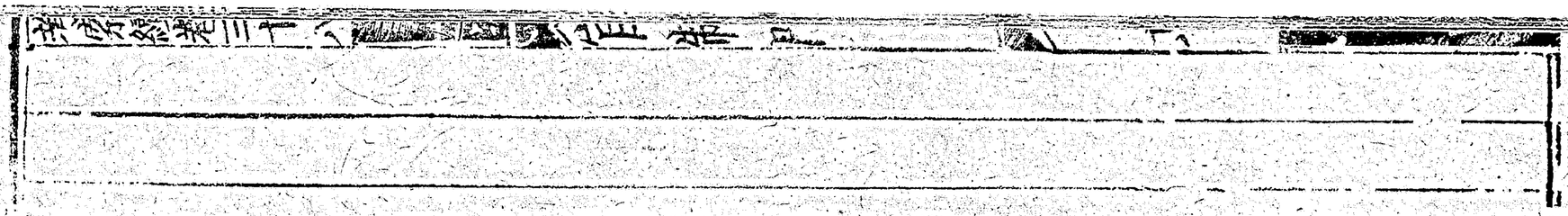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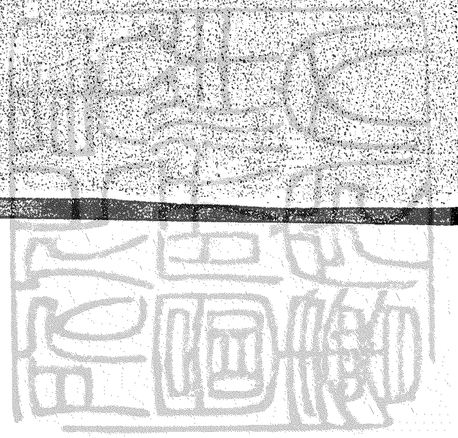
書右選也曰流內銓曰三班院則侍郎之左右選也此元豐以前制也

國初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使三班屬宣徽院所以然者蓋磨勘之制未立而敘遷之法不復舉文武百官非有勞者未嘗遷秩故舉而委之大臣有司無與焉自時厥後既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矣則不得不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矣則不得不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之流內銓所以然者蓋磨勘之法既立敘遷之法既舉其事繁沽非大臣所能專故必舉而委之有司之職此元豐所以總而歸之吏部也因四選之分合原四選之建置則本末可以見矣

磨勘考課

南曹之歷脫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

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

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後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親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壅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能黜事權軟弊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末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隳壞而至此極矣五代之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敘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政能可旌也擢以不次無所拘者雖老不遷魏仁浦之美利並命遷秩張之華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無私心天下無廢法易嘗以資蠲為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務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為之延遐焉故有遷轉者有黜黙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易嘗有遷敘之弊哉至于真宗

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寵恩或次磨勘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革以久次遷秩非勸沮之道天子猶知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況考覆引對此制未嘗缺焉其釵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慨其釵遷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歲月久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指射資否混殽莫此為甚而後祖宗之良法變弛無餘矣噫始者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考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為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閫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擇其任而後可以重其責昔唐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陸贄不從察抗不遣官考吏部謂非任人不疑之道為今日計蓋亦莫若擇公綽請擇主判付以事之實成選格言也誠使權衡不欺如王質所判以衡鑑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揭科條如魯宗道榜資閤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公則人不容欺得人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則寧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